

漳州作家丛书



小说集

爬墙回家

何葆国
著

作家出版社

爬墙回家

何葆国小说集

漳州作家丛书

作家出版社

《漳州作家丛书》

总 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个漳州人名列史册：林语堂、许地山、杨骚。在他们的作品里，古朴的闽南文化和乡音乡韵氤氲缭绕，因为融入淡泊宁静的关爱而变得充满人文的蕴涵。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漳州当代作家群正悄然兴起，并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他们的作品与前辈一样，写出了生命的质感，流淌着人生的真谛。更为可喜的是，他们将自己对绚丽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经济改革与人文状况的探索、对漳州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融会于心，耕耘笔端，使漳州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文联编辑出版《漳州作家丛书》，将杨少衡等 12 位作家的近期作品汇集成册，旨在展现漳州文学的创作成果和创作实力，以期更深层次地激发广大读者对闽南文化的珍视，使更多的人通过这套丛书，了解漳州、关注漳州、热爱漳州。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把漳州文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推动漳州作家融入生活，体验人生，潜心创作，用他们的智慧和作品回报漳州人民，回报时代，回报历史。

《漳州作家丛书》编委会

2004 年 3 月 30 日

目 录

总序	1
恍然如梦	1
像傻子一样幸福	12
沉默的老吕	29
横财飞来	36
谁比谁先死	43
半梦半醒之间	54
空带	65
谢文颖糟糕的一天	97
梦中裸奔	109
爬墙回家	129
骚扰行动	142
两个孩子	158
五十六十才学坏	170
洗头街	182
只有赌输的男人才会回来	198
真情相约	207

知音	223
漫长的旅程	231
采风	245
杀人策划	289
缓刑	300
生个女儿当大队长	313
天狮路 88 号	326
跋	338

恍然如梦

我走进为民旅社黑洞洞的门楼，感觉像是朝着一只凶猛鲨鱼的肚子深处走去。又停电了，这个小旅社是怎么回事？我回头张望，一个服务员也看不到，她们好像是躲在黑暗中偷吃瓜子之类的东西，发出老鼠啃食的声音。廊道这么长，好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让我感觉怎么走也走不完，我的脚步迈得很大很大。我终于走到二楼，原来这里别有洞天，灯光明亮，花团锦簇，我的鼻子在阵阵花香的袭击下，不停地抽搐着，这使我既舒服又难受，真是一种十分古怪的感觉。你好，林先生。我听到了一个清脆婉转的声音。服务台站着一个穿旗袍的漂亮小姐，满脸带着迷人的微笑，像日本女人一样朝我鞠躬致意。我在这里住了三天了，还没见过这么漂亮而且这么文明的服务员，我想值啊，可以继续住下去啊。我一边回头一边打开我的 203 房间，依依不舍地关上房间的门，这时我发现我的床铺对面的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坐起身，用着一种不大友好的语气问我，你是谁？我笑了起来，我说我是住这里的，你是谁？他唔了一声，点点头，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一样，他说我也是住这里的，我刚刚登记住进来，他从床上走了下来，握着我的手说，你好，请教尊姓大名。我说，我叫林辉。他说，我叫林克辉。

到这里为止，整个梦境就像现实生活的一幕，逼真，清晰，

而且充满细节。但是接下来，这个梦就乱了，我和林克辉吵起架来，他拔出刀子把我杀死，我们文明办的乐主任在电视上演唱，血流了一条街，我从血泊中站起来，一群人在鼓掌，墙上贴出了崭新的标语：热烈欢迎全省文明城市检查团莅临我市！林克辉吸着刀子上的血，发出狰狞的笑声，我感觉自己没死，但是立即又躺下来装死——场面模糊，时空倒错，没有逻辑，完全就是一场梦——其实这本来就是梦，梦本来就是这样，说来也没什么奇怪，然而令我奇怪的是，我接连三天做了这样一个完全相同的梦。

你说人的一生能做多少梦啊？在梦里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可是又有多少梦在我们醒来之后还能记住呢？然而，我记住了这个梦，因为这个梦我接连做了三天，你说奇不奇怪？

今天是星期六，对于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公务员来说，周末不是度假，往往意味着更繁琐的劳动。昨天晚上在床上，老婆就把今天的大扫除任务分解完毕，两间卧室和客厅归我，她则包了厨房和卫生间，一般说来，这是我们家的卫生死角，清洗工作比较繁重，所以我心里还是很感谢老婆对我的照顾。吃过早饭，老婆把儿子送到了个武术培训班，然后顺道买了菜回来，我给她开门时，向她做了个鬼脸说：“很不幸，我不能和你一起实践男女平等的伟大理论了。我们乐主任刚刚打电话来，让我加班赶一个材料。”老婆满脸怀疑，眼光透过镜片直盯着我，好像要在我脸上寻找什么破绽。除了写材料撒过谎（这也是领导指示，工作需要嘛），我基本上是不对老婆撒谎的，所以我经得起她的目光考验。

“你命真好，平常上班没事干，碰到做家务，单位的事就来了。”老婆说。

我向老婆做了一个揖，飞身出门，跨上自行车，向着单位奔

去。这是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上班生涯里感觉比较愉快的一次上班。

星期二，全省文明城市检查团将到马铺市突击检查，宣称不通知对方，但具体日期、人员组成，早就被我们乐主任打听到了。今天他安排给我的任务就是把去年的汇报材料翻新一遍，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我在文明办写了十来年的材料，领导需要什么就能给他什么，像个资深的材料贩子。我到了办公室，从饮水机倒了一杯水，正在喝着，老黄也来了。老黄原来是我们文明办副主任，去年退下来当了主任科员，他手上拿着一份材料，递到我手上说：“这是罗书记的讲话，乐主任交代说，要把其中的主要精神加到汇报材料里去。”我说没问题。老黄忽然像长辈似地看着我说：“小林啊，你这几年工作很认真，领导是有共睹的，你要好好干啊。”

文明办准备提一个副主任，我一年前就知道了，一般认为我是唯一的候选人，文明办两官一兵，当然非我莫属。可是这年头，当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想到自己将揣着一只红包战战兢兢敲开领导的门，然后结结巴巴提出要求，然后笨手笨脚掏出红包放在茶几上，然后像做贼一样地匆匆离开，我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沮丧，所以我的态度一直是顺其自然。也许，“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黄拍了两下我的肩膀，继续做长辈状：“我们办要进一个人，可能星期一就来报到了，是从下面乡镇上来的，听说原来是副镇长。”

我心里咕咚响了一声，副镇长上来，岂不是来填副主任的空？尽管我本来对副主任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我实话实说，我还是有一些情绪的。

老黄走了，我半天没办法集中思想，我好像看到那个陌生的鸟副镇长趾高气扬地来到我们文明办，像领袖一样挥着手说同志

们我来了，过一会儿又看到自己躲在办公桌后面讪讪地笑着，满脸是硬挤出来的笑。这种情绪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后来心里一狠，能应付就应付吧，干好干坏还不是一个样？便马马虎虎把旧材料翻新了一遍，印出一份，宣布大功告成。

回到家里，老婆的大扫除运动已经结束，我夸奖她说：“事实证明，你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同志。”我没跟她说起“副主任”的事，这件事我此前也从未说过。老婆并不喜欢我在仕途上有什么出息，她饱读“悔教夫婿觅封侯”之类的闺怨诗，也深知现代的“当官四项基本原则”，对其中的“老婆基本不用”耿耿于怀。我感觉自己像是带了一种暗伤，无法示人，心里有一种隐痛。

中午在床上翻腾了许久，居然无法入睡。十来年的机关生活培养了我一个良好（不良）习惯，就是午睡。可是今天，这个习惯遇到了挑战。我当然知道原因，可是我越是强迫自己不去想它，就越是想到它。不过，幸运的是晚上我几乎不费周折，老婆还在客厅里给儿子辅导功课，我已呼噜入睡。

我开始做梦。梦境十分清晰：我走进为民旅社黑洞洞的门楼——这个相同的梦我做过了三次，这是第四次，它像是电影拷贝一样重新又放了一遍。我从梦里醒来时，天刚刚蒙蒙亮，我走到窗前，一阵阵发呆。我想，我怎么老是做同样的一个梦呢？我一向不相信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那一套，可是现在我接连四天做了同样的一个梦，谁能给我一个解释呢？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遍相同的梦，也就是说，这个梦我接连做了五次。我不得不相信，这个梦跟我的生活有关，它也许是生活的一种预告，也许是生活的一种颠覆，也许什么也不是——但是它总归跟我的生活有关，不然我怎么会把相同的一个梦接连做了五遍呢？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星期六加班出来的材料交给乐主任，然后我就到卫生间报到了，等我从卫生间出来，那个新调来的原副镇长在宣传部陈副的陪同下，刚好来到我们文明办报到。看样子，乐主任和老黄刚刚跟他握过手，乐主任一眼看见我，连忙说：“小林，来来，这是我们新来的同志。”

在这种场合下，我必须保持应有的礼貌，所以我对这个新来的同志笑了一笑，不料他伸出两手，一下就把我的手握在了手中：“唔，你就是小林？你好你好，希望今后的工作你多关照。”

我有些尴尬，因为我刚洗了手还没擦干净。“唔唔，别客气。”我问他，“您贵姓？”

“免贵姓林。”

“我也姓林，叫林辉。”

“哈哈，你叫林辉，那我是专门克你的，”他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我叫林克辉。”

林克辉？我一下愣住了，全身暴起鸡皮疙瘩。这个名字跟我梦里那个人一模一样，莫非梦境开始变成现实？我无法掩饰我的诧异，我几乎有一种白日见鬼的感觉。

好在这个见面的时间很短，陈副要走了，大家送他到门口，乐主任安排林克辉坐在我对面，也回他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林克辉在我对面坐下来，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了看，好像感到很满意，然后就打开他带来的一只手包，从里面掏出一本笔记本，在上面写了起来。

我接连五天做梦梦见一个叫林克辉的人把我杀了，现在我的面前就坐着一个林克辉，试想一下，我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恍然如梦，梦境好像正在一点一点演变成现实——

检查团即将到来，各单位上街扫地，公安、环卫、城管驱逐

小摊贩，四处挂出了欢迎标语，马铺市一下显示出一派文明的景象，只等着检查团写下优良的评语。当然，这都是表面的工作，后面我们文明办还要做许多事情，可谓任重而道远。接受去年的教训，我们文明办请检查团全体同志到温泉酒店唱歌、桑拿，加上每人请一个小姐，娱乐费一下突破了一万元；我们乐主任决定在市政府的晚宴后，把检查团的七位同志（扣除一个女士）分配到全市七家省级文明单位，一家单位领走一个人，一条龙全包全管，务必要让检查团的同志玩得开心玩得够爽。我的任务是给这七家单位领导打招呼，谁知第一个电话打给地税局的简局长，半天都没找到人。

坐在对面的林克辉一直很关注地看着我打电话，突然他说：“我来帮你通知吧。”他从我手上拿走乐主任写的七个单位的名称，开始打电话。他不用查找电话本，好像那些号码全记在了他心里，他一按键盘就一串一串直跑出来。

不用半小时，林克辉就通知完毕，这一点你不能不佩服他，但他一转头，居然带着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掌握一点工作方法。”

说实在的，我一开始就对林克辉一点也没有好感，这首先来自那个梦境的先入为主，而现在听他口气，好像他是我领导一样，我心里很不高兴。这时，乐主任踱进了我们办公室，说去年检查团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杉行街上发现了好几泡牛屎，差点坏了大事，乐主任说：“你们两个晚上到街上巡视几遍，主要是检查农民牵着牛进城，是否将牛屎拉在街道上，一旦发现，必须立即通知环卫处处理。”林克辉说：“乐主任放心，一定不让街上有一滴牛屎。”乐主任转身刚走，林克辉就开始安排我：“你负责杉行街和车马街，我管平安路和解放路。”

谁都知道，杉行街和车马街是城乡结合地带，最有可能在大街上出现牛屎。林克辉这是明显欺负我，我一股气冲到脑门上，

但我最后还是忍了。

晚上出门时，我跟老婆说：“我到街上看牛屎。”街上显然要比平时干净得多，乱占道的小摊小贩不见了，路边停放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摆放，这些都是文明检查带来的成果。我突然看到一个老头牵着一头牛走来，连忙走过去，说：“哎，明天文明检查，你可不能让牛在街上拉屎啊。”老头说：“我听你的，可牛是畜牲，它就不明白什么检查了。”我觉得这老头还是挺幽默的，也就没跟他计较，看着他和牛走去的背影，我突然恨不得那牛立即拉一泡大便下来。我在街上逛了一圈，到一个朋友的书店喝了几杯茶，就回家睡觉了。

这个晚上没有做梦。

那个接连做了五天的梦不再做了。

入睡前我还以为会再做一遍那个相同的梦，可是这个梦在我的睡眠里消失了。

醒来时，我有些怅然若失，我知道我这样说，显然有些小知情调，可是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我突然想，难道这个梦转移到现实中来了吗？

马铺市大酒店五楼会议室里，我们的牛市长正在向文明检查团汇报我市文明建设情况，这份材料出自我的大手笔，我听了开头几段，没有听到任何错别字和破句，牛市长是马铺大学经济学院硕士在读生，水平显然不需我太操心，这就让我松懈下来了，坐在最后一排比较隐蔽的位置上，干脆闭目养神。

我好像迷迷糊糊开始做梦，但是梦境很不确定，好像电视信号不佳一样，画面一闪一闪，声音飘浮，其间夹杂着许多怪异的声响，这时我感觉到有一只老鼠不知从哪里跑到我耳朵边，一下一下地啃着我的耳垂，我用手一抓，却是抓到一只人的手，原来是林克辉，他不知什么时候坐到我身边来，揪着我的耳朵很认真

地说：“市长讲话，你还打瞌睡？”看着林克辉的嘴脸，我真确明白了“克”的意思。正是他“克”得我连梦也做不成，而使我的整个现实生活变成跟梦一样。那一瞬间里，我真想重拳出击，在这张克我的脸上砸出一滩鲜血。我的拳头在发痒，痉挛，最后还是没有冲出去，只是我站起身来，走出了会议室。

中午牛市长在马酒餐厅宴请文明检查团全体同志，他说中午只是工作餐，晚上才是正式欢迎宴会，马书记将从省里专程赶回来。当然这是比较上档次的工作餐，8菜3汤，还有饮料。我跟检查团的老张和老黄坐在一桌，他们去年来过，跟我还是比较熟的，别的同桌的人都是我们本市的陪客，反而有几张脸十分陌生。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林克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手上端着一杯饮料，走到老张和老黄面前说：“来来，我来敬一下省里的同志。我刚刚调到马铺文明办不久，我姓林，叫林克辉，”他说着，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林克辉，就是克这个林辉的。”他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可能觉得这样表达很幽默。

下午，检查团在桂常委（宣传部长）和毛副市长的陪同下，到马铺市两条主要大街走了一圈，看了一家商场、一家外资电子厂、一个居委会和一间小学，他们感到很满意，不停地称赞马铺市的文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我是在后面跟班的角色，除了偶尔停下来聆听检查团要员讲话，表露一种专心听讲认真领会的表情之外，一般不需有任何表示，完全像是检查团多出来的尾巴，但是林克辉注意上我了，我不知他何时走到我身边，他的出现总是令我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

“哎！”他用一只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饭前赶一下，搞一篇报道出来，先交给我，我给乐主任看看，再转给日报社。”

我诧异地看着林克辉，他分明是以一种领导的口气跟我说话，这一向是我最厌恶的语气，因为你不是我的领导，你如果是真的领导，我不敢厌恶，你只是以领导自居，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一下偏过头去，一声也不吭，大步向前走去。

回到大酒店后，大家像水一样流进卫生间，我为了避免拥挤，上了二楼，刚刚走上小便池的台阶，有人也跟我几乎步调一致地走了上来，我头一偏，一下发现是林克辉，全身颤抖了一下，那东西再也拉不出来，憋在我小腹里，好像瞬间结成石了。这个克我的林克辉！请试想一下我瞬间的仇恨，真是无以表达。

“你就不用上桌吃饭了，找个地方把报道搞出来。”林克辉说。

“我为什么不上桌吃饭？我告诉你，我不是文明办的报道员。”我的声音尖了起来。

“你怎么啦？”林克辉和颜悦色地说。

“我没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用领导的口气跟我说话。”

林克辉笑了两声，不置可否。

这顿晚饭我吃得很不愉快，中途我退场了。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发呆。老婆知道我有饭局，也带着儿子到她老妈那里混饭，一时半会是不会回来的。家中一点一点地暗下来，我心里的情绪却像火一样毕毕剥剥地烧起来。我咬着牙说着“林克辉”这三个字，感觉到嘴唇都快要咬出血来了。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安排自己做一个梦，在梦里把林克辉杀了，却一直做不了这个梦。

梦中做梦，这是一个有难度的梦。

第二天8点10分左右，我到单位上班，大家都没来，我想他们一定是去欢送检查团。我拿了一叠旧报纸，随便地翻着。大概20分后，林克辉突然出现在办公室，眼光冷冰冰地逼着我的脸，声音也是冷冰冰的：“林辉，你闹什么情绪啊你？”

我对他莞尔一笑，不说一个字。

“你也不是刚工作的小年轻，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林克辉说。

“你是文明办的干部，文明检查这样的大事，你都不写报道？”林克辉又说。

“你这样下去，下一步机构改革分流人员，你很危险啊。”林克辉又说。

我笑了一声，说：“林克辉，这里不是你当副镇长的土楼镇。”

我接着说：“你到乡下逼农民交税交费，你可以动手打人，不过我告诉你，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农民，而且我还告诉你，你身上还背着处分。”

我接着又说：“如果你当上了文明办的副主任，再来教训我也不迟。”

林克辉整张脸气歪了。我心里哈哈大笑。

这是我几天来感觉最为放松的时刻，然而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林克辉挥起拳头向我袭击过来，我全身一个激凌，挥起手上报纸夹向他的拳头砍去，只听到他哎呀叫了一声，我再接再厉，用报纸夹不停地劈在他的头部上。在我的报纸夹的凌厉攻击之下，他一点也没有还架之力，整个人突然砰地一声摔倒在地上。

我打得兴起，停下手来一看，地上的林克辉已经不能动弹，满头是血。这鲜艳的血着实吓了我一跳，不由惊慌失措地扔掉手上的报纸夹。我看得真确，林克辉头部有一个创口不断地流出血来。这么说，我杀人了？

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是的，我想过把这个处处克着我的林克辉杀了，可是现在我把他杀了，我感到心中的恐惧像恶性肿瘤一样迅速地膨胀开来，我猛喊一声：“我杀了林克辉！”

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这到底还是一个梦。我心里怦怦直跳，庆幸这是一个梦。

我从梦里返回到现实中，骑着自行车到单位上班。我看了一下手表，8点10分，可是我们文明办的两间办公室依然房门紧闭，对了，他们一定是去欢送检查团。我开了门，擦了一下自己的座位，便拿了一叠旧报纸，无聊地翻着。

“哎，林辉啊，你好清闲啊，你还坐这里看报纸！”隔壁房间的市文联的老董站在门边冲着我说。

我说怎么啦，不行吗？

老董说：“你们文明办那个新来的林什么辉昨晚被人打死了，你不知道吗？”

我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

“你真不知道？昨晚那个林什么，对了，林克辉，原来是土楼镇的副镇长，昨晚林克辉在大酒店喝多了酒，不是宴请文明检查团吗？怎么你没去？林克辉摇摇晃晃走回家，走到车马街时，他看到一个农民牵着一头牛，就喝斥他，哎哎哎，你不知道文明检查吗？怎么牵着牛上街？罚款五百！农民不知道他的身份，以为是个疯子，就推开他，林克辉又扑上去，那农民似乎练过什么拳，挥起一拳打在林克辉的头部，他扑通一声摔在街上，胸部撞在街道的台阶上，那可是硬梆梆的石条，所以一下就撞死了。”老董说。

“哎，你怎么这样看着我？”老董说。

“你以为我编小说啊？干你佬！”老董说。

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恍然如梦——

（原载《春风》2002年第7期）

像傻子一样幸福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康新民像傻子一样幸福地生活在马铺市精神病院，当然开始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让时光倒回，你可以在这个故事的开头看到康新民是一个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政府干部。

“你马上把车开过来。”康新民一边打着手机一边从市政府大楼走出来，他左腋下夹着一只鳄鱼牌黑提包，右手拿着摩托罗拉 2000 型手机，打完一个电话接着再打另一个，言简意赅，都是一句话搞定，“十分钟到。”“你准备一下。”“对，就这样。”不到一分钟，康新民已经打了四个电话。他把手机收进黑提包里，手往上捋了一下头发。头上的发型是直冲云天式的，好像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跟他整个人一样充满蓬勃活力。

一部奔驰无声地停在大楼门前，康新民听到大楼里传出一阵熟悉的脚步声，连忙走下几级台阶，打开车门。大楼里走出矮胖而微微秃顶的贾副市长，他大步走向打开的车门，略一低头就钻进了车里。康新民动作敏捷地关上车门，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绕着车走到右边，打开前座的车门坐了进去。奔驰无声地向前跑出去了。

现在你知道了，康新民是贾副市长的秘书，每天跟着领导开会、视察、参观等等，他头脑机灵，办事干练，是一个很被看好